

安徒生童话故事

假医生棒打公主





● 王志坤 译

假医生 棒打公主

封面设计：王雪青

责任编辑：李肖波

假医生棒打公主

王志冲 译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375 插页2 字数77,000 印数00,001—31,500

1984年3月第1版

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8·21

定 价：0.45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九篇在罗马尼亚广为流传的民间文学作品。这些作品感情健康、主题积极，富于教育意义；表现手法粗犷、奇幻，想象瑰玮、思想深邃、色彩浓烈，显示了罗马尼亚人民高超的艺术创造力。

目 次

1	梨树
18	斗妖救日月
35	石头人
47	假医生棒打公主
66	蝗虫
79	杨柳
95	菟丝子的传说
111	魔帽
136	谁最后笑
164	译后记

梨 树

有一天，村子里来了一个瞎眼的老乞丐和他的带路者。这老乞丐衣服破破烂烂，肩上搭着讨饭袋，手拄一根长木棍。两人挨家挨户地走过去，可谁也不让他们进屋里过夜。他们去敲村长的门，那村长却大声呵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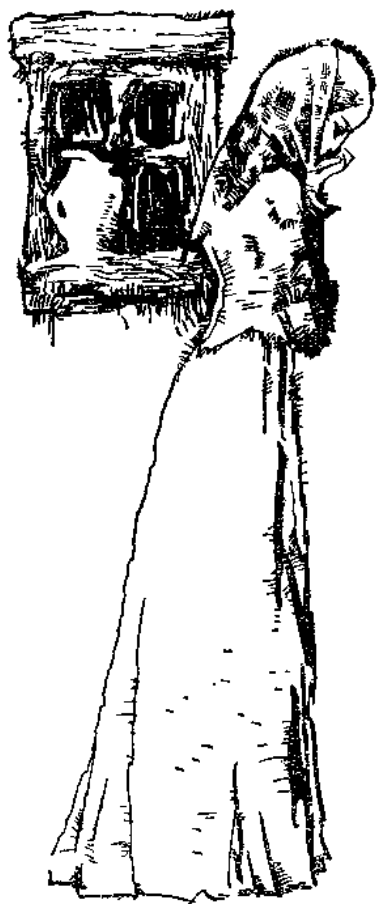
“叫化子，从村里滚出去！快滚，要不然，我放狗咬你们啦！”

这两个人慢腾腾地走到村口。忽然，乞丐听见有人在哭泣，连声音都嘶哑了。

“谁在哭哇？”老乞丐问带路者。

“是个美丽的姑娘坐在井边哭得伤心，泪流满面。”带路者回答。

于是，老乞丐走到姑娘跟前，伸手搁在她肩上，问：



“姑娘，你为什么哭得这样悲苦？有什么伤心事呀？”

“我怎么能不哭，怎么能不伤心呢，老爷爷！我很小就死了爹妈，乡亲们出于同情，让我住一间小屋。我过的日子贫苦到极点，连苍蝇也不飞进屋里，因为我这儿什么吃的也找不到。我没有嫁妆，谁也不愿意娶我。可万没料到，村长竟来向我求婚了。这个凶恶的老头吓唬我：

‘你不嫁给我，我就把你从小屋里撵出去！’要我跟这个老

懒鬼一块儿过日子，我宁愿跳井淹死！”

“跳井淹死？可别这么想哟！”老乞丐微微

一笑，抚摸着姑娘的头说，“让我给你做媒，替你找个再好不过的未婚夫吧。即使走遍半个世界，我也要替你找到这样的小伙子——让你称心满意，让你的女伴们眼红！”

“老爷爷，谢谢你好心安慰我。你大概一路上走累了吧？请到我的屋子里来歇会儿。”

老乞丐拉住带路者，轻轻地、慢慢地挪动脚步。姑娘把两人领进小屋，让他们洗洗脸，暖暖身子，然后跟他们分着吃掉仅剩的一大块薄面包。

“老爷爷，睡我的床吧。你也许浑身骨头酸痛，我可正年轻，睡长凳也不觉得硬的。”

两人在姑娘家里睡了一宵，天亮又上路，慢慢地走去。

临别时，老汉说：“等着吧，丝丹娜，我会给你带个未婚夫来的。”

他俩在世界各地又漂泊了很久，穿过许多大小村庄，遇见各式各样的人。老汉物色着，挑选着，可还是没能替善良的姑娘找到合适的未婚夫。在秋季的一天，老汉和带路者来到了一个穷村庄。

这小小的村庄里住着三兄弟。一年前，他们

死了爹。办完丧事后，三兄弟按照当地习俗分遗产。说分，其实也没什么可分的。爹死后光留下孤零零的一棵梨树。这可怎么分呢？

老大老二争争吵吵，怎么也说到一块儿。这时候，老三斯杰方开口了：

“哥哥，你们瞧，这棵梨树恰巧有三根大丫枝。最大的那根归大哥，不大不小的归二哥，最小的那根归我吧。我有这根就行了。”

这样分配，老大老二感到满意，所以一口答应了。

春天，当村里所有的梨树都繁花满枝时，忽然袭来一场霜冻。白粉粉的花瓣皱缩、发暗，掉在地上。树上变得光秃秃的。风叹息着，刮得光秃乌黑的枝条微微颤动。

“看哪，看哪！所有的梨树都给冻坏了！”人们惊叫起来，“只有那棵长着三根大丫枝的，没有受霜冻的害！”

春尽夏来，这棵树奇异地长出那么多的梨，人们从附近走过，都不由仰脸观赏。到了秋天，梨成熟了，浆汁饱满，引得人们久久凝视。这些梨，从一面看，金子般黄灿灿，从另一面看，火焰般红彤彤。

“梨已经熟透，很快就能采摘了。”老大说，“今年歉收，咱们的梨准能卖个好价钱啦。”

“咱们得把梨照管好，别让人家偷了去。”老二有点担心地说。

“好吧。”老三斯杰方同意。

头一天先由老大看守。

老乞丐和带路者经过梨树旁，站住了脚：

“我感到，附近那些极好的梨正在成熟。去讨两个吧，就说我瞎眼老汉希望在临死前尝尝梨的味道。”

带路者走到长着三根大丫枝的梨树跟前，说：

“好心人哟！朝我帽子里扔几个梨，让瞎眼老汉尝尝吧。”

“这就给！”老大爽快地答应，朝带路者的帽子里扔了几个梨。不过，他不是从自己的丫枝上，而是从老二的丫枝上摘的。

带路者把梨递给老汉，说：

“吃个痛快吧！”

“这种梨我不吃，全是偷来的。”老汉说着，把梨抛在地上，走开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他又来到长着三根大丫枝的梨

树附近，对带路者说：

“去讨两个梨给我瞎眼老汉吃吧。”

带路者走到长着三根大丫枝的梨树前，见又有一个人在看守。

“好心人哟！朝我帽子里扔几个梨，让瞎眼老汉尝尝吧。”

“行啊！”老二应声，抛给带路者满满一帽子梨。不过，他不是从自己的丫枝上，而是从老三的丫枝上摘的。

带路者把梨递给老汉，说：

“吃个痛快吧！”

老汉拿起梨，往地上一扔：

“这种梨我不吃，全是偷来的！”说着，又拄着长木棍走开了。

第三天晚上，老汉再次朝梨树那边走去，让带路者去讨两个梨。

带路者走到长着三根大丫枝的梨树前，只见有人躺在树下看守着。

“好心人哟！朝我帽子里扔两个梨吧。我们从早上一直走到现在，要求别人施舍，可没人愿意抛些黑面包皮给我们。我们饿得连腿也快挪不动啦！”

“快把帽子凑近过来！”老三大声招呼。他把自己的丫枝拉得朝下弯，摘了梨，装满了一帽子，“吃个痛快吧！”

带路者把帽子递过去。老汉拿起一个梨，说：

“送这些梨给我们的，是个厚道人，心眼好，肯帮助人。”

他们两个坐在路边吃梨，直吃到帽子里空空如也。老汉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钱币，说：

“到小伙子跟前去，请他再给我们几个梨。这种梨实在太好吃啦！”

带路者走去对小伙子说：

“再给我们几个梨吧。老汉真想一口气吃个饱。实在太好吃啦！”说着，他把钱币递给小伙子，“你可别贱卖，我知道，你这种好吃的梨可以卖三倍的高价。”

“我给你们梨，不收钱！”小伙子脸红了，“怎么能把穷苦人的最后一枚钱币拿走呢？这样做了，我的良心要受责备的！拿帽子来吧。”

小伙子从自己的丫枝上摘梨，把帽子装得满满的，还说：

“再想要的话，只管来。”

带路者把梨递给老汉。两人吃完了梨，老乞丐走到小伙子跟前，问道：

“在世界上，你最希望得到什么：财富、名望还是权势？”

“我不追求财富，也不需要名望，更不想获得权势。我只希望找到忠实的生活伴侣。”

“好，那就跟我一道走吧！”老汉心里快活，“我会帮你找到她的。你舍得离开一会这些梨吗？这些梨拿到市场上去，人家会出高价买的。”

“嗨，卖梨急什么！一个好妻子却是无价之宝。”

小伙子跟着乞丐走了。

他们进了一个小村庄。上次，正是在这儿，老汉碰见一个姑娘在井边痛哭。

“哎，漂亮的姑娘，来迎接媒人吧，”老汉说，“我给你把未婚夫带来啦！”

于是，三个走累了的人进了小屋。

这屋子里，村长正摊开手脚坐在长凳上。

“什么未婚夫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八成儿跟你一样，也是个乞丐吧！”

“我不是乞丐！我有整整一丫枝梨——成熟

了的、挺好挺好的梨！”斯杰方臊红了脸，说道。

“撒谎！今年梨树开花时遭了霜冻，现在连国王的桌子上也摆不出梨来。眼下梨象金子一样值钱呢。”

“可这小伙子有许多许多梨，而且全是这样的！”老汉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藏着的梨。

成熟了的梨发出香味，飘散在小屋里。这个梨，一边金子般黄灿灿，另一边火焰般红彤彤。

“美丽的姑娘，做我的妻子吧！”小伙子要求。

“我不能嫁给你！我没有嫁妆，连结婚的衣裳也没钱置办。”丝丹娜低垂着眼皮，喃喃地说。

“我什么嫁妆也不需要，你自己就是黄金！我把梨卖掉，就给你办嫁妆。咱们要热热闹闹地举行婚礼！”

“从我的小屋子里滚出去！”村长象一头疯牛似地咆哮起来，“连你们的影子也不准呆在这儿！”

姑娘把自己的东西打成小包袱，两眼噙着泪水，奔出了小屋。斯杰方跟在她后面，跟在斯杰



方身后的是带路者。

“喂，你磨磨蹭蹭的，要干什么？”村长冲着老汉吼叫。

“把你钉在这小屋里，让你到死也动弹不了！”老汉在门口发出诅咒，砰地拉上门走了。

村长举起拳头，想扑过去揍老汉，可他站不起来，两条腿仿佛在地板上生了根一样。

老乞丐祝年轻人幸福，向他俩告别，然后跟带路者一道走了。两个年轻人喜气洋洋，手挽着手，边走边合计着梨能卖多少钱，用这笔钱能置办些什么。他们跑近了梨树。斯杰方朝树上望去，不由惊呼一声：树上光秃秃的，连一个梨也没有了。大丫枝原本有三根，现在只剩下两根，第三根已经横倒在地上。

斯杰方跑到哥哥那儿去打听，只见老大老二穿戴华丽，正坐着分钱呢。他们一眼瞧见斯杰方，便赶紧把钱藏到桌布底下。

“大哥、二哥，亲爱的，出什么事啦？我的梨呢？谁折断了我的丫枝？”

“这话要问你呀。你上哪儿去了？为什么夜里跑掉，不看好梨树？半夜里来了一伙贼，把梨偷去，还折断了你的丫枝。全是你的过错。你

毁了我们，自己也只好去讨饭！”老大嚷嚷，还往桌子上砸了一拳。

桌子一晃，桌布滑下来，钱币叮叮当当撒了满地。两个哥哥赶紧趴下拾钱，四处乱爬，嘴里骂骂咧咧，还喊着：

“别碰，这是我的！”

“胡说，是我的钱！”

斯杰方瞧瞧两个哥哥，什么也没说，走了。

“唉，丝丹娜，咱们的事情糟啦！除了一根折断了的梨树丫枝，什么也没了。”斯杰方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地说，“只能在露天过一夜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亲爱的。”妻子安慰他，“你躺下歇歇吧，我守护着你。”

小伙子在梨树边的草地上躺下，妻子让他把头枕在自己膝盖上，还用围裙盖在他身上。

这时候，两个乞丐正在慢慢地一路走去。带路者问：

“咱们的那对年轻人这会儿正在做什么呀？”

“他俩正坐在梨树底下，小伙子斯杰方悲伤得直流泪，把妻子的围裙都沾湿了。”老汉答